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媧石

第一回 感時勢喚起女真人 禱英雌祭隕天空石

話說中國有個女史，姓錢，名挹芳，年紀纔得二九。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生平愛讀些書史，講些政治學問。止見中國腐敗危弱，好不擔憂。旁邊有些強國，今日唱著瓜分，明日唱著壓服。雖有一般愛國志士，卻毫無點實力，日日講救國，時時倡革命，都是虛虛幌幌，造點風潮。這位女史真個感慨迸作，悲憤交集。一日，忽閱歐洲歷史，看到埃及女王，苦略帕辣一段，不覺長歎一聲道：「唉！世界上的勢力全歸女子，那有男子能成事的麼？你看苦略帕辣，她的外交手段，戰事權謀，便是絕世英雄也要遜她一著。咳！這樣看來，甚麼革命軍，自由血，除了女子，更有何人？況且，今日時代比十九世紀更不相同。君主的手段越辣，外面的風潮越緊，斷非男子那副粗腦做得到的。從今以後，但願我二萬萬女同胞，將這國家重任一肩擔起，不許半個男子前來問鼎。咳！我中國或者有用哩！」說罷，順手取著一枝筆，便在書上寫就一首弔埃及女王的詩道：

慘莫慘於亡國恨，百劫江山幾爭戰。數盡人材到巾幗，長使英雄淚如線。英雄氣盡鼓聲死，驕虜縱橫鬚髮指。娘子軍前氣不揚，將軍麾下色欲沮。虞兮虞兮奈若何？拚將一死報國多。便教頭顱成豎子，是誰肝膽繼眉蛾？我亦遍索古今史，下至武后上諸呂。雄王雌霸民運微，翹首中原事如此。吁嗟！安得素手纖纖，左金戈右桴鼓，赤洗我國民之恥。

到了次日，便做篇女子世界文，登在《女學報》上。第一項說道：「女子是上帝的驕子，有一種天賦的能力。不容他英雄豪傑，不入我的彀中。」第二項說道：「今日世界，教育經濟，以及理想性質，都是女子強過男子。」第三項說道：「男子有一分才幹，止造得一分勢力；女子有了一分才幹，更加以姿色柔術，種種輔助物件，便可得十分勢力。」自從這話一出，把個老大帝國，大大震動。都說男子無用了，要我國自尊獨立，除非是女真人出世方可。

內中有好些出洋女學生，設立幾個女子革命會，鼓吹革命風潮，真個波濤掀舞，風雲變色。也有意氣揚揚，把羅蘭約翰亞爾德自命的，也有燒香拜佛，禱求女英雄降世的。這時，正當混沌二十九年，有個兩湖制軍，姓首名臣節。這人最喜殘殺志士。當日打聽這個消息，好生歡喜，即時奏聞當國的胡太后，請速降旨著各省督撫，嚴加斬殺。

話說那位胡太后，這日正在宮內與太監作耍。忽然接到這封奏章，拿在手中，舉眼望了一望。望見疏中有道：「婦女以無才為德，何敢妄與國政？」不覺大怒，將奏折扯為粉碎，擲於地下道：「這奴才說甚麼革命不革命，分明指斥咱們！咱們兩撫孤主，難道管不得國家的事情麼？」說未了，忽然旁面走出一個親王，上前跪奏道：「老佛爺息怒，容奴才細稟。奴才接到各省督撫信息，都說有好些婦女聚黨立會，聲言革命。今日若不嚴辦，將來我家飯碗定當破在他手。老佛爺還要以祖宗產業為重。」胡太后嘎嘎大笑道：「是咯！我說你們到了這樣世界，定有甚麼國家大事與咱們聽聽，原來為的幾個女孩兒們。咱們也是婦女，你又怎樣？」這句話說得那個親王，汗流滿面，千頭萬頭的磕，連稱：「奴才萬死！」忽然一個宮女上前跪奏道：「啟奏老佛爺，這件事情，婢子也曾聽聞。前日大師兄對婢子說：『我國帝星明亮，將星光彩，金蓮聖母，合當降世。』現今滿城內外，設立醮壇，施放花燭，禱求女將臨凡，輔助老佛爺，做個世界主母。」說未了，喜得胡太后手舞足蹈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！咱們也想這樣。可傳咱們的諭旨：著工部建立醮壇。咱們也要禱求禱求。」說罷，又指著親王罵道：「你們這些奴才，白白做了男子，弄得國家這麼樣兒！從今以後，瞧瞧咱們婦女罷！」駭得親王那裏還敢出聲，連忙唯唯謝罪，抱鼠頭而退。

過了兩三日，果然文華門外建立一座大大的醮壇，高有百來丈，寬有兩三里，四面懸掛旗幟，隨風飄搖。中間鋪置燈彩，光輝閃爍。上面寫著一塊匾額，端端的四字道「得雌而霸」。真個五色閃朝日，萬彩撐夕陽，好不豁氣。少時，太后駕到，前面許多侍臣騎馬護衛，後面許多宮女乘輿相從。威威武武，來到醮壇之下，將儀衛站住。太后下了鳳輦，直登醮壇。向著天，福了幾福。禮部在旁，又讀了好些禱告的文。內中都是些男子主世已久，氣運已衰，要求天公降些英雄女子，應運立極，整頓國政的話。設祭未終，忽然半空之中霹靂一聲，天崩地裂。一團黑影，流光四射，從空而墜。兩旁看的百姓，打死不知其數，駭得太后魂飛魄散倒在壇上。沒有一時，忽又風靜雲和，天宇清明。

眾侍臣下壇觀看，乃是一塊大石，四面玲瓏，祥光萬道，瑞氣千條。上面有三個大字，確是古代蝌蚪。侍臣慌忙來奏，止見胡太后兀自驚神未定，面無人色。兩個侍女，夾扶而坐。聞聽這言，好生奇異，即著侍臣，僱領人夫抬進宮內，自己復乘鳳輦回宮。不圖這件事情，一時電傳各國，各派有名天文師前來考究。有說天空流石，常有落下，不足怪的。有說天空隕石，各國都有，那有這等光彩。考其體質，及其落的速度，必定從月球來的。一連考究許久，你執一說，我主一端，害得胡太后越發疑上加疑。即下一個上諭道：「有人認出這石的，賞賜舉人。」自從這諭一出，便有許多應募，大臣保舉的也不計其數。太后一一召來問訖，卻都說得支支離離，不合太后的心意。忽然一個大臣，上前跪奏道：「臣保一人，可破此惑。那人姓茹名古師，生平愛講金石、鍾鼎，古代文字一見便知。若能認出這三個大字，這石來歷，自然清白。伏請皇太后定奪。」胡太后喜道：「呵！你們有甚麼好人，快與咱們召來。」那大臣即時叩頭而退。

不一時，帶領一個人來。身材短小，鬚髮蒼白，背隆腰僕，遠遠地望著胡太后，磕了幾個響頭。唱道：「請皇太后聖安。」唱罷，爬起身來，溜到石頭邊前。左一相，右一瞧，足足瞧了一晌。又在袖中取出兩本書來，對了一對。走到太后跟前，跪奏道：「啟奏皇太后。臣謹按秦鍾、漢鼎、禹碑……」太后作色道：「認出了，好好兒說來。別要支支吾吾，咱們不愛聽。」慌得茹古師默了半晌，方纔吞吐說道：「這叫女媧石。」那位大臣慌忙從旁奏道：「恭賀皇太后，女媧石下降，應主慈聖中興之兆。」太后聽了，喜得目笑神揚，樂不可言。即在袖內拿出一張紙條，遞與那大臣道：「好，好！這還是個讀書人，賞他一個舉人罷。」茹古師歡歡喜喜，謝恩而退。

次日，便有許多大臣上表賀喜，各省督撫，也是電賀的電賀。太后又叫了幾個班子，在春暖園演戲。親王大臣都賜了宴，便是水仙花、靈芝草，都加了頭品頂戴。熱熱鬧鬧過了幾月。正是：

大富貴亦壽考，贏得幾時春夢好。念到國亡家破日，鐵石也應淚滴。不是鈞天哀怨，頑石精靈，怎夠得素手蛾眉，攪得江山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